

幽月鎖相思

（上）

幽月宮中日月長，
唯愿君心似我心。
玉朵朵——作品

深山相遇，
他们是水火不容的仇敌；
刀戈剑鸣，
他们是生死相随的爱侶。

《步步惊心续集》作者
玉朵朵 重磅新作
用有情之笔勾勒一曲
浮华乱世的相思诀

缘字几番轮回，谋宫变、涉險境，
是谁锁住了姻缘？谁又笃定了誓言？

「绣山河如画」，
许挚爱深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8328

1247.57

3351

V1

幽月鎖相思



上

玉朵朵——作品



I247.57

3351

V1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72406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月锁相思 : 全2册 / 玉朵朵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99-7143-8

I. ①幽… II. ①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8225号

书 名 幽月锁相思 (上、下)

作 者 玉朵朵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邹 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94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143-8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第一章 天朝遗孤 荒山隐居

009

第二章 邂逅相遇 适我愿兮

023

第三章 翩翩公子 有美同行

038

第四章 词有穷 意无限

054

第五章 美人如斯 宛如清扬

069

第六章 东丹旧事 风起王府

085

第七章 风起云涌 幽月隐出

101

第八章 人醉心醉情不醉 唯愿君心似我心

116

第九章 诉衷情 情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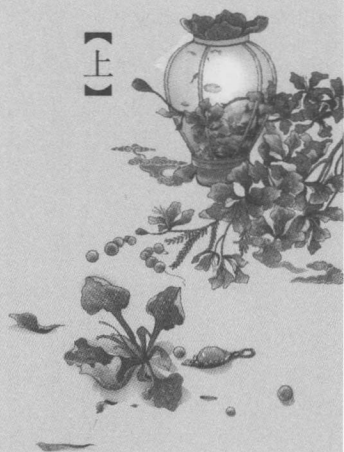
130

第十章 斑驳尘世 费尽思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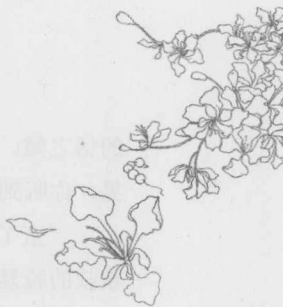
月水【上】



目录【上】



251	239	228	214	200	187	174	159	144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曙光乍现	物是人非事事休	眼穿心碎 情断神伤	天地有穷 相思无尽	襄王有意 蛮女无心	环环相扣 一箭双雕	情根深种不自知	白了青丝 埋了相思	来时孤单 去时月残



第一章

天朝遗孤 荒山隐居

满山遍野的葱翠苍绿已渐渐转为萧条枯黄，连山涧谷壑里淙淙流水的欢唱亦收了声，变成了涓涓细流，仿佛眨眼之间就会干涸消失不见一般。

娘亲和鬼叔叔都喜欢这季节，说是收获的季节，我却很不喜欢，他们根本体会不到大雪封山的四个月里我挨得多么辛苦。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来临我都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由着性子玩。娘亲哭笑不得，只得叮嘱鬼叔叔不可事事都顺着我，必要的时候，禁足令该下还是得下。鬼叔叔虽宠得我无法无天，执行起娘亲的命令来那绝对是不打折扣的。

因而，下山时我只是无意中扯掉脸上的面纱，鬼叔叔就毫不犹豫地押我回山，根本忘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买到。心里委屈的我自然不愿意听他一路训斥，趁他不注意，我撒开脚丫子就跑，在这连绵万里的深山老林里，没有几个人能追得上我。

鬼叔叔并不着急，他清楚地知道我会在谷外的栈道边等他。

我等了足足半个时辰，他才出现。我装作没看见自顾自和晃晃玩：“还是你对我最好，不嫌我淘，不嫌我吵，不会罚我抄书，更不会给我下禁足令。”

回答我的自然不是晃晃，晃晃是缠在我手腕上的一条黄金小蛇，它根本不会说话。鬼叔叔抬眼望一眼西山头上的太阳：“是，晃晃比我和你娘亲都好，行了吧！快下来，回谷了。”

脚下的枝丫“嘎吱”作响，我还真不敢站太久，可现在马上下去又有听他

的话之嫌，为了惩罚他，我要和他再僵持一会儿，于是继续和晃晃话情谊：“晃晃，你听到了吧。人家都承认自己不如你了……”

“蛮丫头，快下来，再耽搁下去你娘亲就要出谷寻我们了。”眉头轻蹙的鬼叔叔的脸显得有些狰狞。显然是真急了。

我眼里闪着幸灾乐祸的光芒：“反正娘亲也好久没出谷了。”

“丫头！”

“刀疤脸！”

鬼叔叔身姿英挺举止优雅，我常常暗中想象他原来的模样，想象着他应该是英武雅致的。可是，他脸上那道疤痕太长，让我完全无法想象出一个完整的轮廓。为此，从小到大我没少给他取外号，而“刀疤脸”正是我喜欢的。他从来不介意我的叫法，叫什么都乐呵呵地应着。娘亲却不愿意，每听到我叫一次就惩罚我禁足一天，为了可贵的自由，我只好改口，改口的结果是只叫“鬼叔叔”，娘亲勉强接受。

“蛮儿！”

“老鬼！”

“你真不准备和我一起回谷？”

“集市上我真不是故意摘掉面纱的。”我愤愤不平。

“你娘亲千叮嘱万交代……”

“娘亲又没跟着去，你不说，我不说，她怎么知道。”

“丫头，别不讲理啊……”从不对娘亲说谎的鬼叔叔自然说不过我。娘亲常为此苦恼，说一个小姑娘这么伶牙俐齿将来可怎么办。

“现在蛮儿还不想回谷，要玩痛快了再回去，这算是你无理对待我的补偿。”洋洋自得的我没留意脚下的枝丫正一点一点往下倾斜。

“好，你继续玩。”鬼叔叔轻拍木马流车的头部机关，木马流车缓缓向谷口方向行去，“记得下次我出谷时某人不要黏着去。”

一听这话我心中大急，娘亲本就不喜欢我老跟着下山，如果鬼叔叔再亲口提出不让我跟，我敢肯定以后下山的机会为零：“鬼叔叔，等等……啊。”伴随着一声“喀嚓”，我脚下一滑，人已直直往云雾缭绕的万丈深渊坠去。

鬼叔叔手一抖，一条藏青布带从他袖中甩出，准确无误地缠在我腰间：“臭丫头，这已经是第三百二十七次了。”

魂飞魄散的我脚一挨着栈道就紧紧拽住鬼叔叔的袖子：“下次出手能再快点

吗？再晚点我都坠进雾里了。”

“习武之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可好，连自身处在什么环境都能忘记……”

鬼叔叔虽是男人，絮叨起来比娘亲更厉害，以我对他的了解，这通教训一时半会儿不会结束，头皮发麻的我匆匆地打断他的话：“娘亲肯定等急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现在知道急了！”

“太阳都落山了，娘亲肯定等急了。这木马流车是娘亲亲自造的，绝对精良，不会出岔子，会把口粮沿着这栈道安全驮到谷口的，明早我去收了便是。”

鬼叔叔笑哼一声：“上次你也这么说，结果呢，要不是崖边的猴子捡回一些，知道东西是被人扔下崖了，要不然我还以为谷中出贼了呢。你若急就先走，我还是瞧着它安全。”

“没准儿就是那对猴子扔的。”

“是吗？”

“不是它们是谁！”说这话时我的底气很是不足。

“如果我是那俩猴子，肯定把东西藏进洞里，扔了多可惜。”

“可你不是猴子啊。”

“那对猴子除了不会说话外，精得跟人差不多。我问它们是谁把东西扔下崖的，你猜它们指的谁？”憋着笑的他脸上全是得意。

我讪讪地朝前走，边走边小声咕哝：“不把东西扔下崖，我能随你再出谷一趟吗！现在想出谷一趟多难呀！”

我背后，鬼叔叔朗声大笑：“臭丫头，别忘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转什么脑筋我还猜不出来。”

这话成功勾起我满腹的委屈：“既然我想什么你都知道，还没买完东西就回山。你明明知道我等了好久才等来这次下山的机会。”

“让你蒙面纱是有理由的，你不听话……”

“什么理由？”

鬼叔叔咂咂嘴，没回答。

“我娘在躲什么人？”自我记事就住在这深山老林里，镇上那些人自然不认识我。我与娘亲长得极像，我的猜测有足够的理由。

“你娘亲想让你知道时自然会告诉你。”鬼叔叔的脸色凝重起来。

“鬼叔叔！”我拖长声音求他。

“赶紧回谷。”鬼叔叔不为所动。

唉！

悠长而辽远的牛叫声划破静寂回荡过来。我赶紧停步侧耳静听。这声音我不陌生，近几年每到这时节都会出现。

唉！

又是一声传来，我认定就是往年那些人。我抑住心头的高兴，兴奋地转身：“这些北奴人今年进山游猎的时间比往年晚了些。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黑透，我瞧瞧去。”

鬼叔叔挡在我面前：“回去。”

我搬出往常无往不胜的磨人功夫：“我就去瞧一眼，晚饭前肯定回来，娘亲不会知道的。”

鬼叔叔不为所动：“回谷。”

“去年你就让我去了，我嘴很严的。”我软硬兼施地“诱导”他，其实潜台词很清楚：他要是再阻拦下去，我有可能一不小心对娘亲说漏嘴。

鬼叔叔显然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做人就要知错就改。”

我天生不是打小报告的人，况且对象还是我敬爱的鬼叔叔，泄下气来的我蔫头耷脑地扯开袖子对懒洋洋的晃晃诉苦：“现在只有你了。”

晃晃头都不抬，鬼叔叔哈哈大笑。

我恋恋不舍地朝声音传来的山谷望时心中突然有了主意。于是，我装作顺从地往谷中走，走了几步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准备从鬼叔叔身边穿过去。我快，他更快，我眼前一花，他仍如刚才一样挡在我前面，甚至笑容也没变：“小丫头，你似乎忘了，你的功夫是我教的。”

我气哼哼地刹住身子：“刀疤脸，我以后就叫你留一手。”

他蹙眉想了想：“今年大雪封山的时间应该比往年早，回谷我和小姐再商量商量，开春前这几个月得加紧你的武术课业，免得你觉得我教功夫留一手。”

我听得头一蒙：“师父大人在上，小徒我刚才说错了话，现在向您三鞠躬赔礼道歉。”

“不必了。你还是赶紧回谷吧！”

“师父，我就再玩一个时辰。”

“……”

“小个半时辰总行吧？”

鬼叔叔含笑看着我，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我谄媚的笑僵在脸上：“让我回谷也行，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住山下镇子里？”

“山里多好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

“山下的女子为什么不用蒙面纱？”

鬼叔叔敛了笑：“蛮儿，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娘亲到底在躲什么人，我爹爹在哪儿？”

鬼叔叔把木马流车上的粮食褡裢扶正后轻叹一声：“这些问题还是由小姐告诉你为好，不过在问小姐前你要考虑清楚，是等小姐主动告诉你，还是由你去问。”

他的声音听起来满是心酸，我的心情也不由得沉重起来，决定以后不再问这些问题，我真心不想娘亲和鬼叔叔难过。我们两人默行一阵，鬼叔叔突然开口提醒：“你娘在谷口。”

我抬起头，娘亲站在谷口那根常青藤边，米白蚕丝衣透迤一地，我敛去满腹心事朝她飞奔而去：“娘亲，蛮儿回来了。”

娘亲满脸慈爱地牵住我的手，话却是对鬼叔叔说的：“蛮儿还听你的话吧？”

鬼叔叔看我一眼，我赶紧对他挤眉弄眼，示意他不可向娘亲说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他眼里全是笑：“蛮丫头很是听话。”

娘亲狐疑地看我一眼：“真听话？”

鬼叔叔笑容满面：“真听话！”

娘亲牵着我往回走：“看来是真长大了。”

深秋的夜来得早，吃完晚饭已是月上中天。银辉洒在被秋风吹得只剩稀落枝叶的树干枝丫上，地上便勾勒出各种模样斑驳的影子。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边暗影处望着对面。

对面，厅堂窗子大开，娘亲端坐于案几上首，鬼叔叔坐在下首：“自杨成业

阵亡朝中实无大将，朝中大事又多为奸人把持，皇上听之任之，颇有故意为之的意思。另外，这几年冗官冗兵冗费比前几年只强不弱，说积贫积弱丝毫不过分。唉！如果当年是少主继位，朝廷哪会是如今的局面。”

杨成业是南鸿名将，少主是谁？

我的卧室离厅堂有点儿远，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清，娘亲眼里似乎闪过一丝愁苦。我心里无端难受起来，鬼叔叔明知道娘亲听到这些会难过，还是每次回山都说起，这些朝堂之事究竟跟娘亲有什么关系？

娘亲声音比往常低：“那北奴和西越呢？”

鬼叔叔轻轻摇头：“西越自不用说，恃强凌弱，虽表面上依附北奴，实则是作壁上观，时刻注视着北奴和南鸿的动静，伺机坐收渔翁之利。至于北奴……”

话说到一半，鬼叔叔抬眼看一眼我娘：“小姐若困了就先去歇息，我们改天再谈。”

默默出神的娘亲猛然回神，朝鬼叔叔歉意地一笑：“你继续。”

鬼叔叔轻轻一叹：“自宇文隆绪继位，在萧太后的扶持下，文有韩德让，武有宇文休哥，这几年国力大增，实在是不能小觑。”

娘亲想笑却没能笑得出来：“幽月宫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鬼叔叔不答反问：“小姐还有出谷的打算吗？”

娘亲沉默不语。

见状，鬼叔叔轻叹一声起身向外走去。娘亲望着他的背影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待鬼叔叔走到门边，正欲跨出门槛之时，娘亲才再次开口：“赵将军，这十余载跟着我们母女，委屈你了。”

我愣了，将军！鬼叔叔竟然是将军！从小到大被禁足的日子里我一直靠翻阅史书来打发时间，我脑海里的将军就是像卫青、关羽、李靖那样叱咤疆场戎马一生的人。哪有像鬼叔叔这样，从我记事起的十余年里一直待在谷中，他到底算哪门子的将军？

鬼叔叔显然也愣了下，他在门口默立好一阵子才转过身：“怎么能说是委屈呢？即便没有少主的吩咐，这些年能生活在您和小蛮身边，赵某已是此生无憾。”

娘亲轻叹一声垂眸盯着桌面，鬼叔叔静静盯着娘亲，好一阵子后转身出门而去。

月色西移，夜风透窗吹入屋舍，蚕丝透明纱帐便如轻烟般来回飘荡，娘亲默

默地端坐其间，显然，又在出神。

我心中酸楚，轻轻地关上窗子，摸黑走到床边，褪下短靴和衣倒在床上，大睁着双眼瞪着帐顶开始胡思乱想，“少主”是差一点儿继承南鸿皇位的人，鬼叔叔是受“少主”的委托在我和娘亲身边生活，娘亲与“少主”是什么关系，又与南鸿是什么关系？娘亲十余年如一日地躲在这深山老林里，跟这些有关系吗？如果有，娘亲是“少主”的什么人？还有，鬼叔叔每隔两个月定时单独下山，回来尽与娘亲说一些南鸿、北奴和西越三国之间的事，娘亲为什么关心这些？

左思右想，除了思绪更加纷乱外一无所获。我正要翻身坐起，对面关窗的声音啪的响起，在这静谧的夜里清脆得让人心里一紧，显然，娘亲是要回房休息了。我利落地盖好被子，闭上双眼佯装睡熟。娘亲临睡前必来我的屋子里看看，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的烦恼。

门响，娘亲的脚步声停在床头，我努力让气息平稳，不想让她发现破绽。她用微凉的手抚摸我的脸颊，喃喃自语：“这十几年也苦了你。”

我知道娘亲想让我过得开心自在，所以，我在她和鬼叔叔面前我也尽可能表现出不谙世事很幸福的样子。我以为我伪装得很好，原来娘亲什么都知道。我心里暗暗难受，如果能让娘亲快乐起来，即便一辈子不出谷我也愿意。

她为我掖好被角后开门离去。我却再无睡意，抬手拿起枕边的面具在手里细细摩挲。不知道这个面具是什么材质做的，这么多年仍是通体白色。它曾一直放于娘亲的床头，我虽不知它对娘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心底却异常清楚它的重要性，它是除了我之外娘亲最重视的物件。在我满十五岁那晚，娘亲亲手把它交给我，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除了娘之外，这是你最宝贵的，切记！”

我有心想问为什么，但一看娘亲的表情，当时就咽下了想说的话。

在娘亲眼里，它是除了我之外最珍贵的。她又要求我，在我心里，除了娘亲之外它必须是最宝贵的，我做不到。它虽夜夜陪我入眠，终究也就是一件东西，在我心底深处，娘亲和鬼叔叔才是我最亲的人。

这个面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又是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过，我打算以后不再胡思乱想，无论娘亲为了什么躲在这里生活，无论“少主”是谁，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想再探究，只要娘亲和鬼叔叔在我身边，只要我们生活得快乐平安，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么一想，我心里竟然轻松起来，只是这样一来，我越发睡不着了。于是，我翻身坐起把面具戴在脸上，去瞧瞧那群北奴人也好，看他们是不是像往年那样

在空地上点几堆篝火烤肉喝酒。

打开房门，先探头看看左右两边漆黑一片的屋舍，想来娘亲和鬼叔叔都睡了。我放心大胆地出了门，幸好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虫鸣声打掩护，我顺利溜到谷口。绝壁上的栈道在月夜里显得有些恐怖，胆怯的我提足运气向外飞奔而去。



第二章

邂逅相遇 适我愿兮

月夜老林，被我惊飞的憩鸟扑棱棱地飞高再落下，动静不小。

我恨恨地骂道：“臭鸟。想害死人啊。”

可那些臭鸟却依然如此。扑棱棱地飞起，再嘎嘎地叫着落下。我被迫落在地上以走代飞。约莫一炷香的时间才看见前方冲天的火光。暗自高兴的我身形不自觉地掠起，还好，火光周围的飞鸟走兽都已惊走，不用再担心有异声，我一步步地向前移动身形。一盏茶工夫过去，我移到可以全观火光周围的树上。

几堆火上都架着烤肉，“滋滋”的肉油声此起彼伏。鬼叔叔也隔三岔五地烤肉给我们吃，可烤炉中烤出的味道似乎没有这样粗放的烤法香醇，狠狠咽着口水的我几乎忘了要在枝叶中隐好身形。

“承让承让！”篝火中央切磋武艺的两人分出胜负。

这声音惊醒了我，想来他们不会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于是我赶紧缩回身子向游猎的人群望去。

一块微凸出地面的平滑巨石上铺着一张动物皮毛制成的厚毯。毯上居中端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俊朗少年。他身着黑袍，窄袖处滚着棕褐色皮毛，棕褐色束带配翠玉制成环扣。虽是坐着，可身上不怒而威的气势让人从心里觉得惧怕。

山下贺骊镇没有这般耀眼的少年，他也不是往年那些进山游猎的北奴大户。我有点儿吃惊，少年的身前身后居然黑压压全是人，一排排一列列整齐划一地抱

膝而坐，如此庞大的队伍进山打猎是不是太壮观了一些？我心里莫名一寒，突然间不敢再窥探下去，想立即回谷。转身之际，却见正北方向半空中一朵绚丽的烟花散开。

好美！

我不是没见过烟花，要知道鬼叔叔制作的烟花比贺糍镇最大、品种最全的铺子里卖的还要好，可我真的没见过颜色这么瑰丽的。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身影，希望能再看到一朵。

场中少年也看见了，他眉略蹙：“贺一，你下山一趟。”

“是。”少年身后左侧的黑衣人身影一闪，已消失在黑暗中。

我目瞪口呆，我那自以为是的轻功比起黑衣人来就像乌龟与猛狮，根本不具可比性。恐惧没顶而来，这群人也许根本不是进山游猎的猎户，他们像一支军队，对，像史书里说的那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不敢擅动，心里明明害怕得要死，眼睛却忍不住死死盯着他们，他们为什么来这里？跟娘亲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答案！

腿酸了，脚麻了，我一动也不敢动，唯恐一个不小心就被生擒，被他们抽筋剥皮架在火上烤着吃。

自那名叫“贺一”的黑衣人离开，那少年双眉就一直蹙着。很久之后，他才再次开口：“分肉。”

烤肉香味更浓了。美食当前我居然只能看着，惨无人道啊惨无人道。仿佛回应我心中的呐喊似的，肚子居然配合的咕噜咕噜响起来。

我赶紧捂住肚子，心里不住哀号：“肚子啊肚子，晚饭我吃得挺饱的，可没虐待你，求你了，别再响了。”肚子没听懂我的话，依然欢快地响着。

我只好寄希望于场内众人专心吃肉专心喝酒，不要留心周围这种细微的声音。还好如我所愿，真的没人听到。

那少年还好，吃相还称得上文雅。可他周围那群人就不敢恭维了。有刀不用，偏要用手撕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粗放而豪迈。

秋意浓寒夜凉。一架架烤肉变成几堆骨头。那少年起身往身后帐篷走去。

这时候，一阵秋风扫过。抱肩坐在树丫的我只觉鼻头一阵发痒，一时没忍住“阿嚏”一声，吓呆了的我只懊恼一瞬就飞身而起，直接向谷口方向逃窜。

背后，传来那少年的冷喝声：“抓活的。”

就是因为那句“抓活的”，我几次逢凶化吉。可心底却是异常清楚，我甩不掉后面那群黑衣人。怎么办？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从密道回谷？谷口密道是娘亲借助天然屏障改造而成，如果他们之中有懂奇门卦阵的，跟进去怎么办？娘亲隐居于此必有苦衷，如果被发现，以后的清静日子势必受到干扰。

不行，不能给娘亲带来麻烦，我绝不能回谷。于是，我不再犹豫掉头就往这山脉的最高峰逃去。可身后追踪的这些人配合十分默契，包抄合围之下，我根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走，只能退回原地。

那少年双手背在身后悠然赏月。

我如丧家犬般被人追，他却翩翩而立。我难忍心头怒火，站在枝丫间居高临下地发泄不满：“这山又不是你们家的，你们能来我为何不能来，怎么，想仗着人多欺侮弱女子吗？”

少年剑眉微挑，唇边现出好看的弧度：“不好意思，小王没有仰头说话的习惯。”

那股子傲慢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我虽看得牙痒痒却不敢显露出来，只望一眼周围的黑衣武士：“我能下去吗？”

少年冷冷一哼，黑衣武士齐刷刷往后退，整齐有序。

机会来了！心中暗乐的我悄悄运气准备开溜。这里距大小乖的巢穴很近，我和那对猴子已有数十年的感情，除了会在鬼叔叔的精心贿赂下偶尔变节，平常它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我的亲密伙伴。

那少年目光十分锐利，轻易便看穿我的意图：“你自认为有可能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走？”

“当然有可能。”说话间，我已飞到绝壁前。

“姑娘，有事好商量！”那少年居然速度奇快地跟了上来。

见那少年眼里闪过担忧，我心里自鸣得意，脸上却露出凄然之色：“在这荒山老林里我若落在你们手里还能活吗？”

“小王绝不无故伤人。姑娘……”

我并不等他说完，众人惊呼声中，我轻轻一跃。崖下五米处有棵树，树根处就是大小乖的巢穴。熟睡的大小乖被扑入洞的我惊醒，“吱吱吱”一阵叫唤。我手忙脚乱地去捂住它们的嘴：“臭大乖死小乖，不要叫。”

两只猴子很听话也很配合。

坐在猴窝里，我心中得意。我在这里生活十六年，附近所有的山谷沟壑都是

我平常玩耍的地方，哪个地方有鸟巢，哪个地方有兽洞，我闭上眼睛都能找到，想在这里抓我，门儿都没有。

崖顶不断有声音飘来。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过，我丝毫不担心，我坚信这种漆黑的夜里，不会有人敢下这种绝壁。果不其然，只是一会儿工夫，声音就没有了。

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在大小乖的窝里凑合一宿。大小乖对我把它们挤到窝边的行为十分不满，不断用爪子挠我。看来若想睡舒服还得适当贿赂它们一下，我从身边的荷包里掏出晃晃的肉干递过去，大小乖立即安静。我舒展了一下四肢正准备睡觉，突然发觉洞口有亮光。动物比人更为敏感，亮光还未到洞口，大小乖已经吱吱地叫着蹿出了洞。

“崖下人听着。十声内不上来我就要放火了。”

山中林木最忌火，我暗骂这些人心狠，却也丝毫不敢耽误，心不甘情不愿地飞身上崖。

见我现身，少年笑容十分灿烂：“摘下面具。”

我边气哼哼地看着他边心思急转，如果擒贼先擒王向那少年动手我有没有胜算？只是，即便有胜算，我敢押着个人进入谷中密道吗？就这样，瞬间而起的念头在瞬息之间又放弃了。

那少年似乎很擅长琢磨人心思，见我灰心丧气僵在原地，他笑得更开心了：“你想让本王亲自动手？”

我轻哼：“我是用嘴说话的。”

少年笑容骤然变冷，冷眸凝视着我的同时伸出右手，他身后的黑衣大汉迅速递上一条软鞭。

不就是偷偷看他们几眼嘛，有必要这么嚣张吗？士可杀不可辱，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根本忘了以一己之力还击无异于以卵击石，那少年的傲慢让我完全失去理智：“我摘下面具你就能放我走？”

“不能！”

“那摘下何用。”

少年右手一挥。

那条呼呼而至的软鞭居然弯出了好几个弧度，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是你无论往哪个方向躲，都避不开软鞭的袭击范围。避无可避的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只等他一鞭将我毁容。眼看鞭梢落在脸上，我绝望地闭上眼睛。